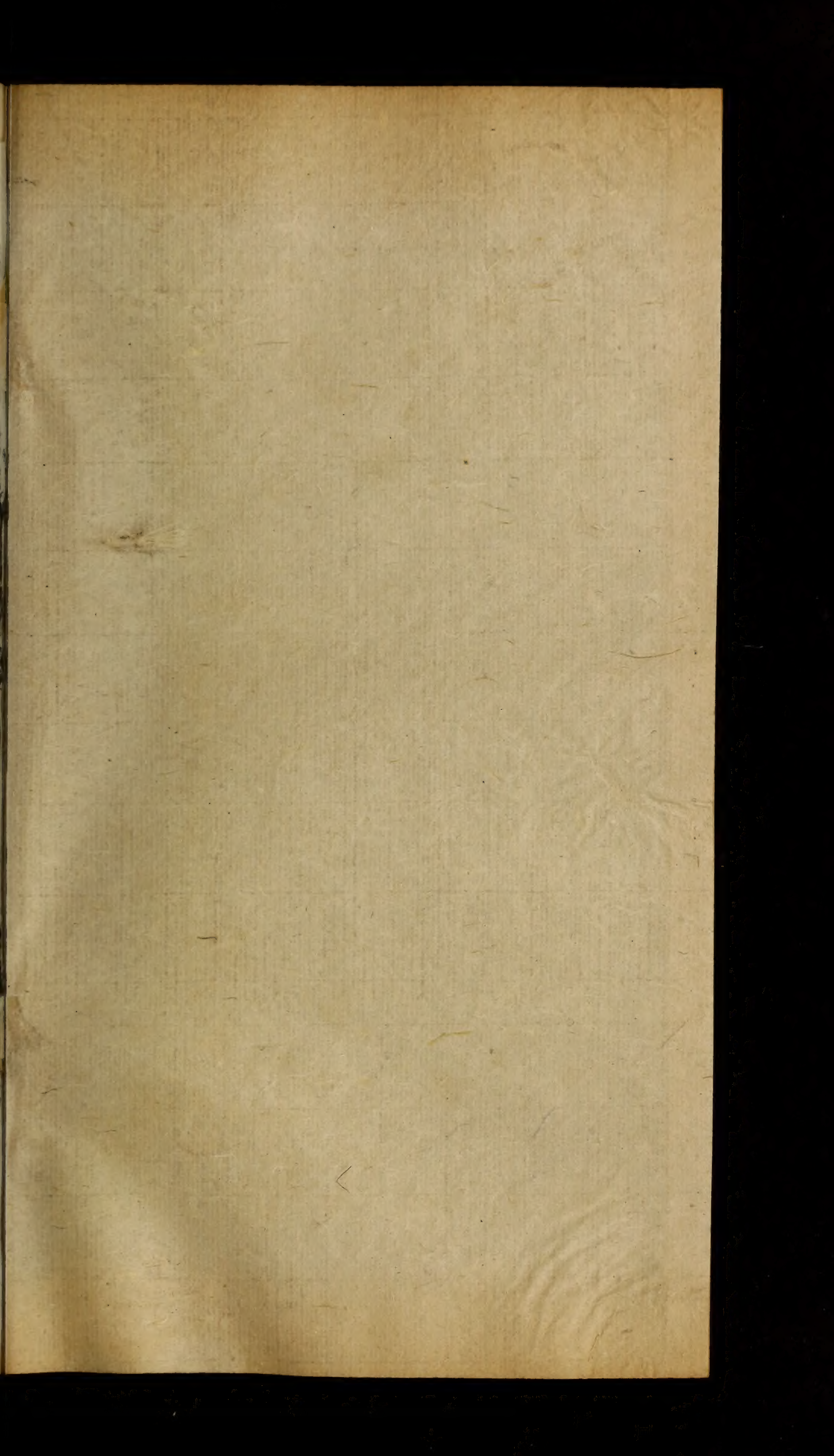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十七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穆宗皇帝 名恆，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因服金丹而崩，壽二十歲。○象已成之業而不能保，猶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綱 辛丑。穆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見五五卷三十諸道各均定兩稅。見五三卷七。綱 蕭俛罷。綱 段文昌罷。以

牛李黨成

杜元穎如晦五世孫同平章事。綱以王播爲鹽鐵使。綱盧龍治永平府直隸節度使劉總見上卷二三棄官爲僧卒於定州以張弘靖代之。綱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爲遠州刺史。楊汝士爲開江今四川夔州府開縣令。書法牛李之黨蓋成矣，故謹書之。目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治四川成都府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託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

義徽不奏私書
二公各分朋黨

庚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積紳皆以爲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八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八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陷軋是入聲也軋勢相傾也以垂四十年

綱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擢朱克融爲階後

目 幕僚韋雍出逢小將衆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不服雍白弘靖繫治

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滔之孫。劉總舊將。爲留後。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綱】貶張弘靖爲吉州今江西吉安府。刺史。【綱】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爲魏博節度使討之。【目】綱目書起復入。皆譏也。推田布無譏焉。【目】初田弘正自魏今直隸大名府。博今山東東昌府。徙鎭成德今直隸眞定府。自以久與鎭鎭州。卽眞定府。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見四四卷九。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倰稜去聲。剛褊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

李愬素服流涕

李愬遺牛元翼寶劍玉帶

得已。遣魏兵歸。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今真定府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愬父晟）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見上卷十九。）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行示）於軍。報曰。

兩稅皆輸布絲纊

願盡死會惣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弘正子）爲魏博節度使討之〔綱〕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爲深冀（今眞定府冀州）節度使庭湊圍深州〔綱〕九月詔兩稅皆輸布絲纊（曠綿也）〔目〕自定兩稅法（見五卷三七）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玄宗年號）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八十五萬又積於富家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

裴度請黜元稹魏弘簡

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

綱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目 播爲相。專以承迎爲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綱 以裴度爲鎮州上見行營都招討使。

綱 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

目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河朔河北也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

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倘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積翰林而恩遇如故【綱】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光顏代之【綱】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治山東青州府使執政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

韓愈宣慰成德軍

【綱】壬寅二年，春，正月，魏博（見上）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爲節度使。【綱】二月，以王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目】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見上），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見上）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迎也）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輩也）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

韓愈責王廷湊

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謂王武俊。庭湊。武俊義子。為國擊走朱滔。見五四卷十二。血衣猶在。此軍指成德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

韓愈諭成德甲士

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安祿山。思明史思明。以來至元濟吳元濟。師道李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田弘正。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元和十四年。田弘正入朝。憲宗以弘正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王承元承宗弟。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元和十五年。王承宗卒。其

下欲立承元。承元時年二十不許表請除

歸。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承元移鎭義成。劉悟李祐

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

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見五五卷一）諸將如

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

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

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遂昌尹氏曰。朱克融首亂河朔。王庭湊史憲誠繼之。朝廷皆不能討。因授節鉞。田弘正父子盡忠守正。皆死於賊。綱目比書於冊。則唐室紀綱爲可知矣。韓愈宣慰之行。殆與顏眞卿無異。而倘得免死者。亦幸焉耳。觀其詰責庭湊之詞。飭嚴切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寧自預知不死。其

韓愈與顏眞卿無異

裴度有將相全才

李聽不獻良馬

忠懂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音註】顏眞卿見五三卷二二

【綱】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綱】以裴度爲司空東都留守【目】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平章事東都（今河南河南府）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綱】以李聽爲河東節度使【目】初聽爲羽林（見五五卷一）將軍有良馬上爲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見上卷二九）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綱】三月詔留裴度輔政

目王播罷。綱夏四月。詔免江州今江西九江府逃戶欠錢。從江州刺史李渤之請也。綱六月。裴度罷爲右僕射。夜元稹罷爲同州今陝西西安府同州刺史。有李賞者告于方爲元稹結客刺裴度事皆無驗度及稹皆罷相。綱以李逢吉同平章事。綱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上畋于驪山。見下十二。綱十二月。立景王湛爲皇太子。

綱癸卯。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目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至是遂以爲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治浙江杭州府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由是怨愈深。

鄭注奇才

促膝恨相見之晚

綱　夏。四月。以鄭權爲嶺南節度使。目　翼城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人鄭注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餌其藥頗驗。署爲牙推官名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上聲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

柳公綽誅舞文吏

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道於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治廣東廣州府）

【綱】五月，以柳公綽爲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

【目】公綽過鄧縣（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舞弄文法也）。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存；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綱】六月，以韓愈爲京兆尹。

【目】愈爲京兆（見四八六卷），六軍（見五二二卷）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綱】秋八月，以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治陝西漢中府）節度使。

【目】李逢吉惡度，出之

山南。不兼平章事。綱 九月。復以韓愈爲吏部侍郎。李紳爲戶部侍郎。目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淸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治江西南昌府）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寤。故有是命。

綱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目 上餌金丹之

藥處士張皐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疢疹疾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是夕上崩。敬宗即位。【綱】二月。貶李紳為端州（今廣東肇慶府）司馬。（李逢吉等譖之也。）【綱】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上母王妃為皇太后。【綱】幸中和殿擊毬。【目】自是數（[illegible]朔）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綱】三月。以劉棲楚為起居舍人。不拜。【書法】（書不拜何美棲楚也。若棲楚。可謂敢言矣。）【目】上視朝每晏。左拾遺劉棲楚進言

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見二三卷入在殯鼓吹日喧令聞問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墀階地上地也見血不已嚮闈閤外上命中使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辭疾不拜〔綱〕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目〕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李逢吉遣從子訓賂鄭注結王守澄其黨有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李續張權輿程昔範姜治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

人皆任要劇，故號入關十六子。

[綱]五月，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事。

[綱]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綱]夏（今陝西寧夏衞。綏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卻之。[目]侍御史溫造彈祐違敕進奉（三月，詔諸道常貢之外，無得進奉。）請論（平聲。論，議罪也。）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見上卷二十），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綱]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綵銀器。[發明]（不用其言而厚其賜，要當辭而不受可也。書賜韋處厚錦綵銀器，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予？蓋亦交譏之耳。）[目]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

今日膽落於溫御史

崔發擒曳中使

金雞

下年巳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綱】十一月。葬光陵。在西安府蒲城縣堯山。【綱】十二月。以劉棲楚為諫議大夫。

敬宗皇帝 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為宦官所弒。壽十八歲。○帝昏童失德。自賈其身。宜哉。

【綱】乙巳。敬宗皇帝寶曆元年。春。正月。赦。【目】先是。鄠。戶今陝西西安府鄠縣。令崔發聞五坊見五五卷十七。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葉。○拖也。之於庭。詰今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唐百官志。赦日樹金雞於仗南。竿長七尺。上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幡長七尺。盛以絳繩。集百官父老囚徒於闕下。令衛尉樹金雞。宣制訖。乃釋之。忍

行御官數十人執梃。杖也庭上胥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與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

柳公綽服櫜鞬候牛僧孺

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綱】牛僧孺罷爲武昌節度使【目】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乃升鄂岳（見上卷三上）爲武昌軍以僧孺爲節度使僧孺過戈襄陽（見上八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見上卷二十二）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地位名望）高於夏口（見三二卷十八）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僧孺封奇章郡公）甫離台席方鎭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綱】二月浙西（見上七）觀

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書法見四九卷大）目上遊幸無常昵（銀入聲）比（也）親密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德裕獻丹扆（扆畫斧屏風以絳為質故曰丹扆天子南嚮而立於其中）六箴（箴諫誨之辭古者君有過臣子作箴以誡之）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去聲）。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房）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

綱 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綱 造競渡船

目 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計用轉運半年之費張仲方等力諫

張權輿諫幸驪山溫湯

驪山若此之凶

叩頭之言安足信

乃滅其半。綱 八月。昭義節度 治潞安府 使劉悟卒。綱 冬。十一月。幸驪山溫湯。目 上欲幸驪山溫湯 見五十二卷華清宮 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爲犬戎所殺 見三卷 二二 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 見十八卷 玄宗幸驪山而祿山亂 見同溫湯 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見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綱 十二月。以劉從諫 悟之子 爲昭義留後。綱 以李絳爲太子少師

張權輿誣謗

分司。目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今河南河南府。

綱丙午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目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見上上數遣使勞去聲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閒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蓋裴度二字也天上有口被驅逐謂擒吳元濟也又長安城中有橫亙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裴度識量

裴度諫幸東都

至京師。復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綱】三月。罷脩東都。【目】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脩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介 舍也 官舍）率已荒阤。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乃敕罷之。【綱】秋九月

宦官弑立再見

李程罷為河東（見上六）節度使 【綱】冬十一月李逢吉罷

【綱】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弑帝于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書法】唐世宦官弑君立君再見於此 【目】上遊戲無度狎暱（銀入聲）群小善擊毬好手搏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平聲）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弑帝於室內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去聲）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

裴度處之猶知此

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見五五卷一飛龍見五十卷十六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明日江王即位更名昂是為文宗

華陽范氏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君弒不討賊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聞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勳德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綱】尊母蕭氏為皇太后以韋處厚同平章事【綱】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目】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

中外翕然相賀

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見十[illegible]鷹犬。省教坊見[illegible]八卷六。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彫鏤見十二卷二十七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三。上始復舊制。每奇雙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名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文宗皇帝初名涵。更名昂。穆宗第二子。初封江王。為宦者所立。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二歲而崩

○帝優游不斷。受制家奴。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

文宗策士失劉蕡

綱　丁未。文宗皇帝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目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旋復中變。韋處厚於延英殿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綱　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秋。七月。葬莊陵。在西安府三原縣

綱　戊申。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書法見十二卷九。目　自元和憲宗年號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曹節侯覽復生

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謂宦官刑餘之人之賤親骨鯁見九卷二十二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見二四卷二十侯覽見二四卷十三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也宦官特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內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唐初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不任以事惟門閣守衛庭內掃除而已戒其所宜戒憂其所

劉蕡下第

李郃恥登科

宜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平矣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

[綱]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

[書][法]宰相卒具官予奪也終唐世三人焉崔祐甫李泌韋處厚命是

無書者免。綱以路隋同平章事。

綱己酉。三年。秋八月。以李宗閔同平章事。目徵李德裕見上十二。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己。出之滑州。見上卷二四。

綱九月。命宦官毋得衣去聲紗縠解綾羅。目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魚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選擇而向公主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

綱冬。十一月。禁獻奇巧及織纖麗布帛。

宗閔僧孺排擯德裕之黨

綱 庚戌。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目 李宗閔引僧孺為相。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綱 夏六月。以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目 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綱 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事。目 上患宦官彊盛。元和(憲宗年號)寶曆(敬宗年號)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沉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宰相。綱 九月。以裴度為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目 初裴度征淮西。(討吳元濟)奏李宗閔為判官。由是漸

李德裕籌[illegible]樓

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綱]冬。十月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治四川成都府)[目]蜀自南詔入寇。二方殘弊。(去年十一月南詔寇成都陷其外郭遂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南詔見四九卷末)德裕至鎭。作籌邊樓(在成都府治西)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在南詔西北)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綱]辛亥。五年。春。三月。貶漳王湊爲巢縣(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今四川夔州府開縣)司馬[目]上與申錫謀誅宦

官。申錫引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漳今福建漳州府）王。（文宗兄。）上怒。漳王申錫皆坐貶。申錫竟卒於貶所。【綱】夏。五月。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綱】秋。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目】吐蕃維州（今成都府威川）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以爲不可。上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

是怨僧孺益深

綱 壬子六年，冬十月，立魯王永爲太子。綱 十二月，牛僧孺罷爲淮南節度使。目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朔）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今江南揚州府。）

此太平之

司馬温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脩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閹寺脅君於內，藩鎮與兵於外，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軍旅歲興，賦斂日急，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位居丞宰，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綱】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目】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憂。京兆尹杜悰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歉，恨也），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

杜悰陋文饒

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悰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致堂胡氏曰李德裕志氣豪邁。嘗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史氏以為聞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豈有是哉。杜悰宗閔之黨也。欲為此語以陋文饒。而史家取之。司馬氏亦不削去。誤矣。

綱 癸丑。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目 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

給舍非美官而何

殷侑經術似鄭覃

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給事中及中書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綱】夏。六月。以鄭覃為御史大夫。【目】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惆）然而止。【綱】李宗閔罷。

綱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見上）鹽鐵轉運使。

綱 八月。詔諸王出閤。停進士試詩賦。

目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見卷二五二）罷詩賦。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見卷二四七八）始處宗室。不令出閤。議者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天寶（玄宗年號）之末。建中（德宗年號）之初。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疏者出閤。又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

杜牧罪言

不可。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於是下詔、幷停詩賦。然諸王出閤、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綱]加盧龍（治直隸永平府）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目]初以志誠爲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囂官告使。（齎授除官告身之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河北也。）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也。（苟安）乃作罪言。（作書名曰罪言。謂不當位而言。實有罪也。）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博也。太和三年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奉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以拒命。遂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又傷府兵廢壞。見四八卷十八作原十六衛。見五四卷二四曰。貞觀太宗年號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見三卷三二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見卷十一。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徵兵之書。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飈暴交捽。卒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玄宗

年號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部表襄，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擴四夷。於是府兵內剷，產創也。邊兵外作，尾大左傳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掉音調，去聲，搖動也。中乾。干左傳僖公十五年，外彊中乾。言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成燕偏重。燕，今直隸順天府，范陽節度治也。部安祿山鎮范陽，成其偏重之勢也。而天下掀軒然根萌燼盡燃矣。燼，火餘木也。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嗚呼，文皇帝太宗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曰：河北、見五五卷三十視天下猶珠璣、

五敗

季○（璣珠不圓者）也天下觀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溫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風土孳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冑）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盟津（見二十三卷）滑臺（見三四卷十三）大梁（今河南開封府）彭城（今江南徐州）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咸陽（見五六卷）西北戎夷大屯赤地盡取始能應費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

五過

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雖落兵甲鈍弊。是不蒐搜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以勤於戎。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跳謂身而來極身而遁也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蹤前非。是不可爲也。

致堂胡氏曰。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則不知其所謂

文士言近似而實不

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爲自治之道是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亦不專恃此也故文士之言亦言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矣

【綱】九月以鄭注爲右神策見上十四判官【書法】書見注之爲閹黨也

【綱】冬十二月上有疾【目】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綱】甲寅八年冬十月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講學士【目】

初李仲言流象州今廣西柳州府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

李德裕不肯用李仲言

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上見之大悅欲以爲諫官。寘置之翰林。李德裕以爲不可。上曰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懌而罷。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於興元。今陝西漢中府。山南西道治也。是日以仲言爲侍讀。尋改名訓。

綱 令進士

命進士復試詩賦

二李各有朋黨
去朝中朋黨難

復試詩賦。綱以李德裕爲兵部尚書。目德裕見上請罷京師故也。綱十一月成德節度見上五使王庭湊卒。子元逵自知留後。目元逵改父所爲事朝廷甚謹。綱以李德裕爲鎮海節度使。目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西。今浙江杭州府時鎮海節度治也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見上二二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司馬温公曰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故謂之正直小人反是故謂之朋黨若人主有以辨之則朋黨何自而生哉惟

浚曲江及昆明池

其朋不能獨強。不能斷邪正。雜進。威福潛移。是以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故朝廷有黨。則人主當以自咎。而不當以罪羣臣也。文宗不能察羣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怨其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綱 以王璠為尚書左丞。鄭注深德璠。李訓亦與之善。共薦之。

綱 乙卯。九年。春正月。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綱 浚曲江。見五二卷十八及昆明池。見十四卷五。

目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

綱 夏四月。以李德裕為賓客分司。

綱 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

目 注舉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

訓注以誅宦官爲己任

訓注請擢仇士良

節。八皆哂之。【綱】路隋罷爲鎮海節度使。見上【綱】以賈餗同平章事。【目】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宗閔鄭注。故上用之。【綱】貶李德裕爲袁州今江西袁州府長史。【綱】五月。以仇士良爲神策中尉。見上【目】初宋申錫獲罪見上十八宦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上之立也。仇士良宦者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綱】六月。貶李

訓注畫太平之策。

宗閔爲明州今浙江寧波府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目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蛤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爲兩省官。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貶虔州今江西贛州府司馬。而以李固言爲相。訓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見四九卷六。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爲信。寵任日隆。連逐二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

李玨斥鄭注姦邪

不報者。綱以鄭注爲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玨覺江州刺史。目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玨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不知。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至是以注爲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玨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府時注訓所惡。皆目爲二李。李德裕李宗閔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綱陳弘志見上卷三二伏誅。綱李固言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鄭注爲鳳翔節度使。目初注求鎮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見上二四而以注爲鳳

李訓取重望以順人心

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綱】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綱】冬十月。殺王守澄。【目】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見十一卷）是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俟。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憲宗年號）之逆黨（弑逆之黨）略盡矣。【綱】加裴度兼中書令。【目】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

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眞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

綱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

目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鎭選壯士數百爲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鎭邠寧（見五二卷十七。）王璠鎭河東。（見上二三。）使多募壯士爲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爲金吾衛大將軍。又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

甘露之變

風吹幕起

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中庭也）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眞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見四五卷二十）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莫）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即舉

軟輿迎上。決殿後罘罳。見十二卷一疾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命左右神策見上十四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擒舒元輿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命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敘涯等反事浮沉。仇士良等不悅。由

是不得爲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賈餗李孝本。李訓爲人所殺。傳轉去聲驛遞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餗元輿孝本徇也行示於兩市東西街也腰斬於獨柳之下。親屬皆死。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上不豫知也。○鄭注將兵至扶風今鳳翔府扶風縣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官有差雖

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唐分宦寺爲北司宰相爲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

用小人以去小人

朝士如草芥。每延英殿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

華陽范氏曰：文宗憤宦官之弑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誅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爲詭計，欲用甲兵於陛墄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名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音】墄音戚。不害及國家者也。【註】墄，階齒也。

【綱】十二月，詔六道巡邊使還京師。【目】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鹽州德宗改陰山府

李石鎮定訛言

靈靈州故城在陝西寧夏衛城南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名之。至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視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

綱 以薛元賞爲京兆尹。

目 時禁軍即神策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

薛元賞杖殺神策軍將

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諂下去二聲。窺覘也。）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名之。元賞曰。屬（祝）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二見上）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因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

劉從諫表請王涯等罪名

元賞歡飲而罷

綱 丙辰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目 昭義節度（見上十二）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鄙）恐幷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脩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箋）洗（先上聲。謂洗滌其冤也）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

今人以文告事

不問王者爲詩

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僕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雖以自彊

綱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目 固言薦崔球爲起居舍人鄭覃以爲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

鄭覃篤於經術　詩人浮薄無益於理

魏謩諫納李孝本二女

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珏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綱】閏月。以李聽爲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節度使。【目】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爲可以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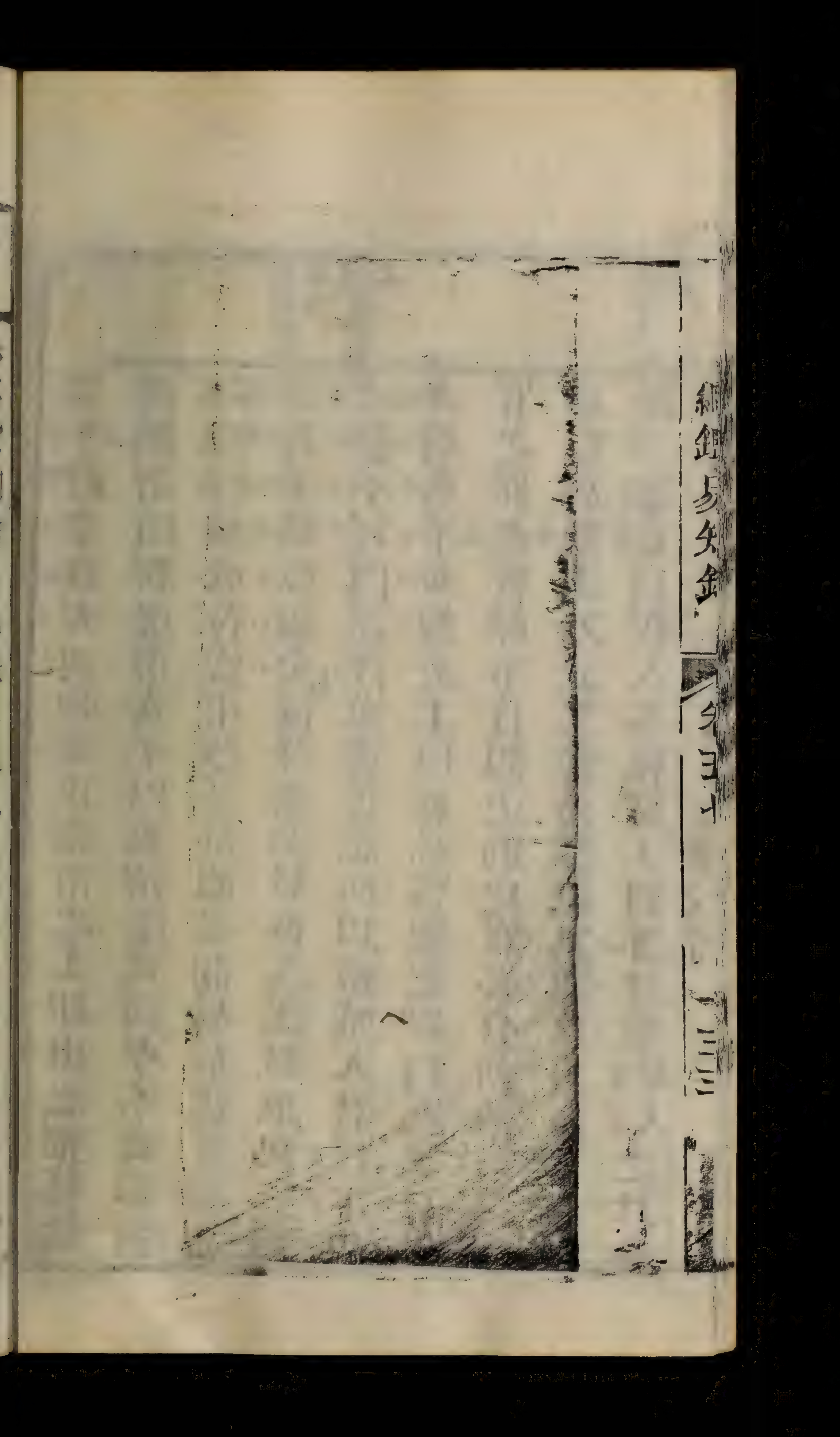
【綱】秋七月。以魏謩（同謨）爲補闕。【目】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謩（徵五世孫）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十五見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

魏謩不忝厥祖

魏謩諫觀史

亦甘棠之比

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謩爲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孤而暴露於外）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後謩爲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嘗觀之對曰此曏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謩獻其祖文貞公（魏徵諡文貞）笏（忽）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見三卷八）之比也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八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文宗皇帝

【綱】丁巳二年。春。三月。彗星見。五卷十三。出。【書法】自是國無鑑異。閒一歲而以大夫書矣。

【綱】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目】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

柳公權有諍臣風采

石經成

三澣（濯也）矣。時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故有是命。【綱】以陳夷行同平章事。【綱】秋七月。太子侍讀韋溫罷。【目】溫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因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綱】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詳三八卷二二）【綱】李固言罷

綱戊午。三年。春。正月。盜射石傷李石。綱以楊嗣復李珏覺同平章事。李石能爲荆南今湖廣荆州府節度使。目李石承甘露之亂。見上卷二八。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殉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從之。綱以李宗閔見上卷二六。爲杭州今浙江杭州府刺史。綱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目太和文宗年號之末。杜悰鎭鳳翔今陝西鳳翔府。時有詔沙汰見四二卷十四。僧尼。會有五色雲見於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近法門寺。見五六卷二六。民間訛言佛骨見同上。降祥。以僧尼不

杜悰不奏白兔

杜悰眞先覺

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見上卷二）河中（見上卷三二）奏騶虞（仁獸白虎黑文尾長於身足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兔眞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見一卷）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見一卷二五）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

瑞何時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遂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

綱 冬十月太子永卒 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楊賢妃日夜毀之竟廢至是暴薨

綱 己未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

目 度鎮河東今山西太原府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去聲賜旁如字午凡物交橫為旁午謂使者分布也至是薨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稾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

裴度比郭子儀 流品

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綱夏五月。鄭覃罷爲右僕射。以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綱以姚勗檢校禮部郎中。目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鞫菊。推窮罪也。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奏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仍充舊職。楊嗣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太師始焉。謂之流內。唐因隋制。又置九品。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謂之流外。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爲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綱秋七月。以崔鄲同平章事。綱冬。十

月立陳王成美爲皇太子。[宜]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爲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爲皇太子。上傷太子之死舊疾（見上卷二四）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如字。閒瘳也）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

文宗自比周赧漢獻

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强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武宗以奪位殺姪

綱 庚申。五年。春。正月。立穎王瀍蟬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目 上疾甚。欲命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矯詔立瀍為太弟。以成美沖幼。復封陳王。綱 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遂即位。發明 賀善贊曰。文宗恭寬勤儉。多可紀者。然深惡朋黨而不知所辨。欲去宦闕而不知所倚。篇中所載。非二李之出入。則訓注之始末也。至於太子以暴薨。而不書暴。太弟以矯詔立而不書矯。綱目尤不滿焉。○即位書遂。譏遽也。陳王先嘗書之矣。於是再見。綱 夏五月。楊嗣復罷。以崔珙拱同平章事。綱 秋八月。葬章陵。在西安府富平縣天乳山 綱 李珏罷。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目 初上之立。非宰相

致理之要在辨邪正

意。故楊嗣復李玨相繼罷去。名德裕（見上卷二六）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開（開乘空）處。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

常令政事皆出中書

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詮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閒矣。上嘉納之。【綱】冬。十一月。以李中敏為婺（婺州今浙江金華府）刺史。【目】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廕其子為千牛。（千牛官名。掌執御刀以宿衛者。）

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婺州刺史

武宗皇帝名瀍後更名炎穆宗第五子文宗崩宦者仇士良等立之在位六年壽三十三歲而崩。帝英敏特達委任李德裕兩澤潞平三鎮不敢有異志李國不來功業未究惜哉

綱 辛酉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春三月以陳夷行同平章事 綱 殺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貶楊嗣復李珏遠州刺史裴夷直先是出為杭州刺史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夷直漏名故出之驩州見五五卷六司馬 目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

杜悰奔馬見李德裕

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受法籙于趙歸眞

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嗣復玨既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玨。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願開延英殿名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乃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綱 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目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

綱 上受法籙于趙歸眞。道士也。

綱 秋九月。以牛僧孺為太子太師。

目 先是僧孺鎮襄

陽。今湖廣襄陽府。漢水在襄陽府城北。溢。壞民居。李德裕以為僧孺非而廢之。【綱】冬十一月。崔鄲罷。

【綱】壬戌二年。春二月。以李紳同平章事。【綱】以柳公權為太子詹事。【目】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殿學士。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遷之。

【綱】夏五月。陳夷行罷。　秋七月。以李讓夷同平章事。

【綱】八月。以白敏中為翰林學士。【目】書敏中為學士。文無異詞。然分注載德裕素惡居易之事於下。此乃李林甫元載盧杞之故智也。德裕所為如此。其相業不終。豈不宜哉。【目】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

李德裕追論維州事

無憂城

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綱 癸亥，三年，春，二月，崔珙罷。

綱 三月，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目 李德裕言：「維州見上卷十八。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為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絕忠款之路，快兇虐

之情。乞追奬忠魂。各加褒贈。故有是命。【綱】夏四月。詔昭義節度（治山西潞安府）使劉從諫薨。其子稹（軫）自爲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目】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及疾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見五五卷三十）諸鎭。以弟之子稹爲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祕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宰相諫官。多以爲回鶻（見五五卷一）餘燼（盡）未滅（去年八月。回鶻烏介可汗入寇。是年正月。河東節度使劉沔擊回鶻大破之）邊部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即昭義軍。澤今山西澤州。潞即潞安府）國力不支。李德裕

澤潞與河朔三鎮不同

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也（河北三鎮成德治直隸真定府魏博治直隸大名府盧龍治直隸永平府）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眞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見五五卷七）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見五七卷十二）使其跋扈（見五六卷二八）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鎮州即眞定府）魏（魏州即大名府）不與之同則稹

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成德節度使庭湊子。何弘敬。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子。初名重順。進滔卒。以重順爲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邢、洺、磁。見下。委兩鎭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鎭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鎭。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昌遮反。之勢。左傳。僖公五年。諺所謂輔

築望仙觀於禁中

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註輔頰輔車牙車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頰輔如脣在表虢存則輔車相依虢滅則脣亡齒寒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盧龍節度使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置）之東都奏以爲湖州（今浙江湖州府）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今山西太原府）節度使劉沔河陽（見五十六卷二）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綱】以崔鉉同平章事【綱】築望仙觀（貫）於禁中（書法見三三卷二二）【綱】四月內

天子不可令閒

侍監仇士良致仕。目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閒。平聲常宜以奢靡娛魚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致堂胡氏曰。士良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疏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於疏斥而已哉。故士良之術。自以爲智。實則愚也。

李回宣慰河北

綱秋七月。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見上。目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幽州今直隸順天府盧龍節度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逵仲武皆具櫜鞬見五六卷二二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綱甲子四年。春。三月。以趙歸眞爲道門教授先生。綱夏六月。詔例仇士良官爵籍其家。綱秋七月。以杜悰同平章事。目上聞揚州今江南揚州府倡女善爲酒令。敕監

杜悰得大臣體

杜悰比魏徵

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敕悰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悰入相。勞去聲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太宗賢相矣。綱八月。邢。洺。磁。屬稹五二卷二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目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典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邢州將裴問請降於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昭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

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潞安府昭義節度治也）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稹都押牙）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河陽行營攻討使）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涯上聲）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

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將七千人入潞州。雄至潞州。盡執郭誼、王協等送京師。皆斬之。

司馬溫公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如誼等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綱】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目】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兵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

李德裕面諭河北使者

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有戰陳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會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衞。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河北三鎭。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

去聲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爲國家平滄今直隸河間府滄州景今河間府景州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文宗太和五年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七年六月以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大和七年八月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爲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囚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八年十月志誠爲亂軍所逐詔流嶺南道殺之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面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

詔僧尼並勒歸俗

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以告之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祖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有不平者乎

綱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爲循州今廣東惠州府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今廣東肇慶府封川縣 目 李德裕言於上曰劉從諫入見上據上黨見上十一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加以同平章事而遣歸鎮以成今日之患上遂貶僧孺等

綱 乙丑五年夏五月杜悰崔鉉罷以李回同平章事

綱 秋七月詔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綱 冬十月以

道士劉玄靜爲崇玄館學士【目】玄靜固辭還山許之

遂昌尹氏曰方書毀佛寺勒僧尼即書以劉玄靜爲崇玄學士則其崇尚異端特布好惡偏私之累耳非灼然明達不惑者也綱目特揭道士書之則是非得失瞭然見矣

【綱】十二月貶李弘質爲某官考異云爲某二字羨綱目無此例【目】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謂執權柄之臣非所宜言弘質貶官由是衆怒愈甚【綱】詔罷來年正旦朝會【目】初上餌

武宗服金方性加燥急

道士以爲換骨

皇太叔

方士方外之士金丹。性加燥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旣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至是諱罷正旦朝會。

綱 丙戌。六年春。三月。立光王怡爲皇太叔。帝崩。太叔卽位。書法 終綱目書皇太叔一而已矣。稱太叔始此。嗚呼太弟已非。況太叔乎。

目 初憲宗納李錡見五五卷二七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文宗年號以後。益自匿。及上疾篤。諸宦官

宣宗隱德

毛髮灑淅

上京增八寺復度僧尼

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沖幼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句構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現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宣宗即位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綱】夏四月尊帝母鄭氏爲皇太后

【綱】李德裕罷爲荆南二見上節度使

【目】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

【綱】趙歸眞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發明】武宗惑於方士而廢斥浮屠宣宗繼之首誅趙歸眞等即詔度僧尼

皆不顧理之是否惟務相反而已綱目合而書之識者自可觀矣【綱】以白敏中同平章事【綱】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為一代為九代十一室【書法】開元嘗書增太廟為九室矣此其書定何譏也廟有定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不可增也而增之非也增之而多所改定亦非也故書定深譏之【音註】玄宗開元十年六月制增太廟為九室【綱】秋八月葬端陵在西安府三原縣【綱】以牛僧孺為衡州今湖廣衡州府長史李宗閔為郴丑森反州今湖廣郴州司馬自僧孺宗閔及崔珙楊嗣復李珏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行而卒【綱】九月鄭肅罷以盧商同平章事【綱】以李景讓為浙西今浙江杭州府觀察

使國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弟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綱冬。十月。上受三洞法籙

書法　前書受法籙於趙歸眞矣。於是復書。病宣宗也。誅歸眞者宣宗也。受法籙者亦宣宗也。一人之身。半年之間。相反如此。則以長生之惑。泥以蔽其心而已矣。

白敏中排李德裕

宣宗皇帝　名怡，更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崩，子幼，宦官立忱為皇太叔，嗣位。在位十三年，壽五十歲而崩。○帝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自是而唐衰矣。

綱　丁卯。宣宗皇帝大中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目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綱　盧商罷。以崔元式、韋琮同平章事。綱　閏月，敕復廢寺。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綱　夏六月，以令狐綯楚之子。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綱　秋八月，李回罷。綱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為潮州今廣東潮州府。司馬。

丁柔立訟李德裕寃

丁柔立克己正心之人

致太平以此言爲首

綱 戊辰二年。春。正月。貶丁柔立爲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尉。目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淸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爲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寃。坐阿附貶。

致堂胡氏曰。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政事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而人終不服也。丁柔立必克己正心之人也。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乃不能然。是自爲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綱 二月。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目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書名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

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願相公無權

書貞觀(太宗年號)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綱夏五月。崔元式罷。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目初墀為義成節度(治直隸大名府滑縣)使。辟舉也。韋澳(奧)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綱秋九月。貶李德裕為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司戶。綱冬十一月。韋琮罷。

綱己巳。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目上與宰相論元和(憲宗年號)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江西。(今江

杜牧撰韋丹遺愛碑

西省治南昌府。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為御史。綱夏四月。周墀罷為東川今四川潼川州節度使。目墀諫上開邊忤旨。遂罷翰林學士鄭顥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夜綱以崔鉉魏扶同平章事。綱秋。七月。克復河湟。見上卷二六。綱冬。閏十一月。加順宗憲宗謚號。目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

李德裕以熱代熱

廟尊諡以昭功烈。綱 李德裕卒。

華陽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爲黨。而德裕爲黨。是以度雖爲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爲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也乎。

綱 庚午。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爲常州常州今江南常州府。刺史。坐與中人馬元贄交通也。綱 六月。魏扶卒。以崔鉉同平章事。綱 秋九月。貶孔溫裕爲柳州柳州今廣西柳州府。司馬。目 党項。見五十二卷五。

爲邊患。發兵討之。連年無功。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之。溫裕。戣（見五六卷十八）之子也。既而戣弟子吏部侍郎溫業亦求補外。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綱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綱辛未。五年。冬。十月。以魏謩（謨）同平章事。目時上春秋已高。尚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爲憂。且泣下。上重之。綱冬。十一月。崔龜從罷

畢誠此願敏也

【綱】壬申，六年，夏，六月，以畢誠為邠寧（見五二卷十七）節度使。

【目】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廉頗、李牧，皆戰國趙之良將）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綱】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冬，十月，畢誠招諭党項，降之。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綱】甲戌，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綱】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虢（見五四卷十九）觀察使。

【目】有敕使過硤（洽）石（山名，在陝州），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

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耳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庭議之恐有太和之變（即文宗太和九年甘露之變也）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

令狐綯計除宦官

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耗本秏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見上卷二九二）如水火矣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今江南淮安府海州）刺史

帖名殿柱

手筆除君

目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爲誰。曰。李行言。爲政如何。曰。性執。有强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見五十卷五 取帖示之

綱 乙亥。九年。春二月。以李君奭爲懷州刺史。目 初上校獵渭上。渭水之上 有父老十數。聚於佛寺。上問之。對曰。醴泉今陝西西安府醴泉縣 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今河南懷慶府 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上聽察。彊記。天下奏獄吏

處分語

宣宗縣令才

本姓名。一覽皆記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華陽范氏曰。宣宗抉摘細微。以驚服其羣下。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謹治簿書。斷會。而不知爲政。特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綱 秋七月。崔鉉罷爲淮南今江南揚州府節度使。

綱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爲鹽鐵轉運使。

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

韋澳辭判戶部

綱 丙子。十年。春正月。劉鄭朗同平章事。夏。五月。以韋澳為京兆尹。綱 六月。裴休罷為宣武節度使。治河南開封府 目 初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 綱 冬。十一月。以崔慎由同平章事。

綱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目 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玭辨平聲仲郢之子。允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

時事浸不任

魏謩綽有祖風

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

[綱]二月。魏謩罷爲西川治四川成都府節度使。

[目]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嘗欲幸華清宮。見五十卷二 諫官論之。上爲去聲之止。謩爲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魏徵也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綱]秋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

[綱]冬。十月。鄭朗罷。

[綱]遣使迎道士軒轅復姓集於羅浮山。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

[書法]書道士多

道士綱目取二人

何處更求長生

矣。綱。目取二人焉。司馬承禎軒轅集是也。承禎不書道士。亮之也。集亦在所予者。則其書道士何。爲逆之書也。【音註】司馬承禎見四七卷三四。【目】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丙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綱】戊寅。十二年。春正月。以劉瑑篆同平章事。【綱】二月。崔慎由罷。【目】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祝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

餌藥以敗者六七君

陷前萬里

方深。開之說。俯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華陽范氏曰。天下無異道。未有棄人皆死而能一己獨不死者也。自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有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餌藥以敗者六七君。亦可以爲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爲諱。惡益不悛甚矣哉。

【綱】夏四月。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五月。劉瑑卒。

【綱】秋七月。河南北淮南大水。【書法】盜賊之陰兆矣。自是龐勛亂徐泗。芝巢起山東。而唐遂以亡。變不虛生。信哉。

【綱】冬十月。以于延陵爲建州刺史。【目】延陵入謝。上曰。建州今福建建寧府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

長日惟消一局棋

宜審重刺史之選

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今浙江杭州府)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

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綱 十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

目 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僥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

宣宗餌藥疽發於背

仲不論壽拜相。

【綱】己卯。十三年。秋八月。帝崩。鄆(運)王漼(倠上聲)即位。

【目】初。上長子鄆王漼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和)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今江南揚州府)監軍。宗實已受敕將出。左軍副使亓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至寢殿。上已崩。宗實叱歸

小太宗

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更名漼。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宣宗年號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綱】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李玄伯等伏誅。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章事。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懿宗皇帝名漼。宣宗長子。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歲而崩。帝驕奢無度。淫樂不悛。李氏之亡。於茲決矣。

王式平浙東

綱庚辰。懿宗皇帝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治浙江紹興府賊裘甫作亂。目初裘甫攻陷象山今浙江寧波府象山縣觀察使鄭祇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今紹興府嵊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萬人。綱葬貞陵在西安府涇陽縣仲山內綱三月。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綱夏。六月。王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目諸將還越即紹興府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

王式論用兵

如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奪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或請為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烽燧見四四卷十七。詗。音兄去聲。候伺也。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促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會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式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眾怪之。不敢問。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綱】秋。九月。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

【綱】冬。十月。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從右拾遺劉鄴之請也。

置戒壇度僧尼

【綱】夏侯孜罷。以畢諴同平章事。

【綱】辛巳。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綱】壬午。三年。春。正月。蔣伸罷。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綱】秋。七月。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綱】癸未。四年。夏四月。畢諴罷爲兵部尚書。諴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

【綱】五月。以楊收同平章事。杜審權罷。

【綱】六月。杜悰罷。以曹確同平章事。

【綱】秋。八月。以吳德應爲館驛使。【目】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退上

令狐滈白衣宰相

彗星為瑞

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綱】冬。十月，以令狐滈（豪上聲）為詹事司直。【目】初以令狐滈為左拾遺，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謂專父兄之權），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涿為安南。（今安南國，治交州府）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綯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故有是命。

【綱】甲申，五年。春，三月，彗星見。（上）出【目】彗出於婁（宿名），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請

宜示中外。於是編諸史策。從之綱夏四月。以蕭寘置同平章事。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同平章事。

綱乙酉。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猷爲宣歙見五三卷十二觀察使。目宦官多閩治福建福州府人。宣猷爲福建觀察使。每寒食。見五二卷二二遣吏分祭其先壟。冢也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敕使墓戶。綱三月。蕭寘卒。夏四月。以高璩渠同平章事。六月。高璩卒。以徐商同平章事。

綱丙戌。七年。冬。十月。楊收罷。

綱丁亥。八年。秋。七月。以于琮同平章事。

龐勛亂徐泗

綱 戊子。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冬十月。陷宿徐州。囚觀察使崔彥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十二月。賊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

目 初南詔陷安南。咸通三年南詔陷安南。南詔。見上卷十八。安南。見上。敕徐今江南徐州。泗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今廣西桂林府。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勘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畱戍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推糧料

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不能禦。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諭以敕意。道路相望。勛至徐城。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網羅。曷若相與戮力（并力也）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求也。衆皆呼躍稱善。遂於遞（驛遞也）中申狀乞停尹勘等職任。彥曾命都虞候元密等將三千人討勛。復命宿（今鳳陽府宿州）泗州出兵邀之。密至任山。頓兵不進。欲俟賊入館。乃擊之。賊詗（兄去聲。○刺探也。○刺音戚）知之。夜遁。官軍

康承訓請朱邪赤心自隨

引兵。步至符離。秦縣。故城在宿州宿州戍卒出戰。望風奔潰會賊遂攻城。城陷之。賊知彭城郎徐州無備。還聚彭城。彥曾始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賊至城陷。囚彥曾。殺尹勘等。即日城中願從者萬餘人。詔以將軍康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可師為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討之。承訓奏乞沙陀西突厥舊裔。本號朱邪。其地有大磧。名沙陀。後因以沙陀為號。以朱邪為姓。三部落使朱邪耶赤心帥以自隨。詔許之。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攻。晝夜不息。十二月。賊陷都梁城

辛讜援泗州

（故城在鳳陽府盱眙縣都梁山下）據淮口（淮水之口）漕驛路絕。承訓軍新興，兵纔萬人，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今河南歸德府）。勛乃遣其將攻陷滁（除）州（今江南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今江南和州），刺史崔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泗州援絕糧盡，辛讜（雲京之孫，嘉任俠）以浙西（治浙江杭州府）軍至楚州（今江南淮安府）。賊水陸布兵鏁（同鎖）斷（短）淮流，讜募敢死士數十人，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鏁，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胃），避之，遂得入城。

[綱]己丑十年春二月，康承訓大敗賊將王弘立於鹿

朱邪赤心賜姓名李國昌

塘 縣名在河南開封府襄城縣 綱 夏四月龐勛殺崔彥曾自稱大將軍與官軍戰大敗 勛走歸彭城 綱 馬舉救泗州殺賊將王弘立泗州圍解 六月徐商罷以劉瞻同平章事 綱 秋八月賊將張玄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 龐勛死賊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 綱 冬十月以張玄稔為驍衛大將軍康承訓為河東 見上九 節度使杜慆 泗州刺史完守備以待賊李圍城之不克 為義成 見上十七 節度使朱邪赤心為大同軍 治山西大同府 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 辛讜為亳州 今鳳陽府亳州 刺史 也

【綱】庚寅十一年。春正月，貶康承訓爲恩州（今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司馬。（路巖、韋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勛時逗撓不進，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之。）【綱】三月，曹確罷。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保衡始爲右拾遺，尚同昌公主。）

是年八月，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上大怒，斥出之。

【綱】秋九月，貶劉瞻爲驩州司戶，溫璋爲振州司馬。【目】劉瞻罷爲荊南（二見上）節度使，溫璋貶振州（今廣東瓊州府崖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仰首而飲藥也）卒。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劉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貶康州（今肇慶府德慶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

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今廣西梧州府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見上六去長安萬里。再貶之。綱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綱十二月。以李國昌為振武軍名。治山西太原府代州節度使。

綱辛卯。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出鎮西川今四川成都府。綱五月上幸安國寺。賜沈檀講坐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綱以劉鄴同平章事。

綱壬辰。十三年。春二月。于琮罷。以趙隱同平章事。綱

秋。七月。以李璋爲宣歙見上二七觀察使。目初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爲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授。乃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保衡怒。出之

綱癸巳。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書法見五六卷二六目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見同上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見十卷三十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

綱六月。王鐸罷。

綱秋。七月。帝崩。普王儼卽位。

目上疾大漸。病甚也周書顧命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

子普王儼爲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卽位。時年十二。是爲僖宗。綱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綱

九月。貶韋保衡爲賀州今廣西平樂府賀縣刺史。尋賜死。綱

冬。十月。以蕭倣同平章事。

十一月貶路巖爲新州刺史。

